

清史编年

第三卷（康熙朝）下



BB31/10

K249

15

2:3(2)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清史编年

第三卷

(康熙朝)

下

本卷主编 林铁埶 史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 50107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清 史 编 年

第 三 卷

(康熙朝)下

主编 林映钧 史松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便门大街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桥南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8.5插页5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59 000 册数: 1-3 000

•

ISBN 7-300-00494-6

K·55 定价: 6.95元

目 录

康熙二十九年	庚午	公元1690年	(1)
康熙三十年	辛未	公元1691年	(23)
康熙三十一年	壬申	公元1692年	(39)
康熙三十二年	癸酉	公元1693年	(51)
康熙三十三年	甲戌	公元1694年	(63)
康熙三十四年	乙亥	公元1695年	(75)
康熙三十五年	丙子	公元1696年	(89)
康熙三十六年	丁丑	公元1697年	(113)
康熙三十七年	戊寅	公元1698年	(133)
康熙三十八年	己卯	公元1699年	(147)
康熙三十九年	庚辰	公元1700年	(165)
康熙四十年	辛巳	公元1701年	(185)
康熙四十一年	壬午	公元1702年	(197)
康熙四十二年	癸未	公元1703年	(213)
康熙四十三年	甲申	公元1704年	(235)
康熙四十四年	乙酉	公元1705年	(253)
康熙四十五年	丙戌	公元1706年	(273)
康熙四十六年	丁亥	公元1707年	(289)
康熙四十七年	戊子	公元1708年	(303)
康熙四十八年	己丑	公元1709年	(327)

康熙四十九年	庚寅	公元1710年	 (347)
康熙五十年	辛卯	公元1711年	 (363)
康熙五十一年	壬辰	公元1712年	 (381)
康熙五十二年	癸巳	公元1713年	 (399)
康熙五十三年	甲午	公元1714年	 (417)
康熙五十四年	乙未	公元1715年	 (435)
康熙五十五年	丙申	公元1716年	 (455)
康熙五十六年	丁酉	公元1717年	 (471)
康熙五十七年	戊戌	公元1718年	 (489)
康熙五十八年	己亥	公元1719年	 (519)
康熙五十九年	庚子	公元1720年	 (533)
康熙六十年	辛丑	公元1721年	 (547)
康熙六十一年	壬寅	公元1722年	 (565)

康熙二十九年 庚午 公元1690年

正月十二日甲辰（2月20日）

因去年直隶荒歉，康熙帝命查明穷民有不能自备牛、种者，由有司“劝谕捐输，及时分行助给”，勿使田畴荒芜。

十七日己酉（2月25日）

康熙帝命大学士等查察明代皇宫费用，与现在比较，并令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共知之。据查，明代宫内每年用金花银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今均已充饷；明代光禄寺每年送宫内所用各项银共二十四万余两，今只用三万余两；明代每年宫用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红螺等炭一千二百零八万余斤，今分别为六七百万斤及百余万斤；明代各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用二万八千二百余两，今俱不用；明代宫殿楼亭门数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不及十分之一；又乾清宫妃嫔以下使令洒扫老嫗、官女等合计仅一百三十四人。群臣因此而赞颂曰：“皇上节俭盛德，诚超迈千古矣。”

二十二日甲寅（3月2日）

直隶巡抚于成龙请于湖广武昌、汉阳、黄州三知府中选一人升任井陘道，部议不准。本日得旨：“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于成龙收罗别省官员之心，破坏定例。”“且既云直隶好官

甚多，今并不能拯救饥民。”“如此，则平日才能，所办何事？”

二十八日庚申（3月8日）

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以所部六千余人乏食请赈，帝命以独石口仓粮每户给四斗。车臣汗、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均以乏食报请，皆按人口发赈。

二十九日辛酉（3月9日）

因噶尔丹肆掠喀尔喀蒙古，命理藩院侍郎文达往喀尔喀墨尔根济农处，观察噶尔丹情形。

二月初七日己巳（3月17日）

赈济八旗庄屯之贫苦者、寡妇、退甲护军等八万六千一百四十七人，每人给米一石。

十六日戊寅（3月26日）

康熙帝因“身体违和”，命部院各衙门奏章俱交内阁转奏。次日，帝移驻瀛台。

十七日己卯（3月27日）

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疏言，江南百姓为“感戴圣恩”，欲建龙亭树石碑。康熙帝曰：前已降谕旨，今后地方官员不得借端修葺碑亭，以滋扰累。

三月初五日丙申（4月13日）

工部致黑龙江将军咨文称：现边界业已划定，于额尔古纳

河口、格尔必齐河口设立之界碑，除勒以满、俄、拉丁文外，亦应勒以蒙、汉文。翰林院所送碑文式样，其满、蒙、汉文应勒于碑之阳面，俄、拉丁文则勒于阴面。碑需高八尺，宽三尺一寸，厚八寸，制棒子需高二尺二寸，宽三尺六寸，厚一尺三寸。①

十二日癸卯（4月20日）

理藩院司官商南多尔济从侍郎文达处回京奏报：噶尔丹兵马已于去年十二月初五日以前至塔米尔之北齐劳图河。本日，康熙帝命调鄂尔多斯、归化城、四子部落、喀尔喀达尔汉亲王、喀尔喀墨尔根济农等部兵共六千人赴文达处，携三个月粮，再随文达赴土喇河防备。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与纪尔他布赴文达驻军处安设沿途驿站。命都统额赫纳、护军统领马喇、前锋统领硕鼎往文达处共同统兵。

二十六日丁巳（5月4日）

从于成龙之请，继续拨库银五万两赈济直隶灾民。

是月，俄使戈洛文派出格里戈里·基比列夫赴噶尔丹处。基比列夫一行由伊尔库次克出发，经伊犁河、蒙古草原，过克鲁伦河、呼伦湖，沿乌尔扎河、喀尔喀河前行。在此以前，噶尔丹曾派员会戈洛文，“请求军援，并面请各位大使从边境城市派遣沙皇陛下军队，以及大使现在率领的军队去打蒙古领主”。噶尔丹“希望沙皇陛下军队与他的兵力会合，共同打击上述蒙古人，将其彻底歼灭”。故基比列夫负有两项使命。其一是向噶尔丹提出政治军事方面之新要求，即训令五条之内容，其二是刺探当时中国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

边境之军事情势。①

四月初三日甲子（5月11日）

调察哈尔部兵六百，初八日又调汉军兵二百、炮十六门，由一等侍卫阿南达率领，前往土喇防备噶尔丹。

本日，闻厄鲁特蒙古策妄阿喇布坦、阿奴与噶尔丹交恶，康熙帝谕“以尔等交恶之由，明告使臣，勿隐”。

十八日己卯（5月26日）

从盛京将军绰克托议，于盛京、锦州、开元，辽阳、盖州等处积贮米谷。

二十三日甲申（5月31日）

准五经博士孔毓埏疏请，立子思庙于曲阜孔庙西北隅。

二十六日丁亥（6月3日）

《大清会典》告成，康熙帝作序文。

五月初三日癸巳（6月9日）

噶尔丹率兵渡乌尔罕河，其兵四营，三万人，拟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车臣汗、土谢图汗，且声言将请兵于俄国，会攻喀尔喀。二十三日康熙帝得报，调科尔沁、喀喇沁、翁牛特、巴林等部兵三千三百人，开赴阿喇尼军前；又发京城八旗兵前锋二百名，每佐领

① “戈洛文给基比列夫训令全文”，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

护军一名、汉军二百名携炮，由副都统噶尔玛、罗满色率往。

十一日辛丑（6月17日）

先是，江南沭阳县民周廷鑑叩阍，告太常寺少卿胡简敬父子兄弟一门狡恶，霸占民人妻女田产，诬良为盗。由总督傅拉塔察审皆实，至是奏闻。六月初六日，将胡简敬及其一家均发往河南垦荒，胡旭、胡敷世袭监候。江苏巡抚洪之杰平日不纠参，事发不速行审理，被革职。

喀尔喀蒙古故扎萨克图汗之子额尔克阿海巴郎曾被噶尔丹看管于阿尔泰山之南，乘间逃出，来归清廷。

二十一日辛亥（6月27日）

都统郎谈、副都统诏三等从墨尔根城（今嫩江）出发，过大兴安岭，巡视额尔古纳河口，立碑于河口石壁上，镌满、蒙、汉、俄、拉丁五种文字，毕而返。^①

二十二日壬子（6月28日）

时戈洛文派俄贵族格里戈里、隆沙科夫等致书清廷，于四月二十一日抵京，书中除说明额尔古纳河地方俄方应撤除迁移之人员庐舍，因严冬延误，待今春迁完外，还提出雅克萨城拆毁后双方不于此地筑城，并要求将从尼布楚地区南迁之蒙古人交还。本日，索额图、佟国纲以咨文复戈洛文，云：“至于雅克萨城墟不再筑

① 《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据《皇朝通志·金石略》中记载，康熙二十九年曾以五种文字书于“额尔古纳摩崖”，摩崖即石壁，当为郎谈所立。至正式建立界碑时间，由于噶尔丹事起，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索额图等致尼布楚长官文书明确指出，“应予暂停”，故正式立界碑应是康熙三十年以后。

城住人之说，界约内并未书写。况当尔再三声称不筑城住人时，本大臣已向尔声明：雅克萨地方原为我属，如今明定该地方为我属，尔怎可要求本大臣将不筑城住人之处写入文内？此早已与尔定义矣。所有各款，界约内书写甚明。”“我等于尼布楚议定事宜之前，进入尔处之喀尔喀、翁古特、布鲁特人等，即来请求回归。伊等虽系原向我进贡行走之人，后为厄鲁特所迫，进入尔地，然本大臣并未立即收纳，而将此情告知尔等。后本大臣又得知布鲁特等，定要渡江来归，复派人向尔告知。尔方出兵征伐，因布鲁特等势强，尔未能阻其前来。”“凡此种人，能谓定义后收纳逃入耶？”

“喀尔喀世代代为我圣主进贡行走，今又归我圣主属下。现只因喀尔喀、厄鲁特互相反目无定，故彼等游牧居住之处我圣主尚未指明。待向喀尔喀等指明游牧居住之处以后，再派人前往尔处相告。”咨文末云：“若将议定界约时未写入界约以及未议之事，频频派人加议，则将有损我等之永远和好。况且毁约之事，事关重大，我等实以兄弟之情意，向贵大臣等述此肺腑之言，并无恶意。”①

二十三日癸丑（6月29日）

阿喇尼疏报：昆都伦博硕克图部避噶尔丹袭击，来归朝廷，抵达克鲁伦河。

本日，因得知噶尔丹与沙俄密订军事同盟及噶尔丹向沙俄借兵之传闻，康熙帝即命内大臣索额图召见在京之俄使者格里戈里等，告以“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今乃扬言会汝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尔等可疾遣善驰者二人归告尼布楚头目伊凡，遍谕俄罗斯之众”。于是，俄使者二名先归。越三日，隆沙科夫等亦

①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

归。①

六月十三日壬申（7月18日）

得噶尔丹部沿克鲁伦河下流而来之讯，康熙帝命乌朱穆秦、蒿齐忒、阿坝垓、苏尼特等部增遣兵赴阿喇尼处。再调京师八旗前锋兵二百名、每佐领护军二名准备以待。

十四日癸酉（7月19日）

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疏参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纵子侄家人作恶，列举招摇纳贿、争利害民等劣迹十五款，株连其弟大学士徐元文。有旨所参各款从宽免其申明，著徐元文休致回籍。

本日，噶尔丹兵至乌尔伞河东乌兰巴地区，劫掠当地人民，其前锋沿喀尔喀河而进。“追及昆都伦博硕克图，昆都伦不能御，仅以身免，所有牛羊尽为所掳。”②乌朱穆秦部贝勒博木布遣人往见噶尔丹，噶尔丹曰：“我攻我仇喀尔喀耳，不敢犯中华界，闻尚书阿喇尼率兵而北，何故？”

十六日乙亥（7月21日）

山东巡抚佛伦疏言：该省累民之事，首在赋役不均，凡绅衿贡监户下均免杂役，富豪之家田连阡陌而不出差徭，以致全由百姓负担。请以后绅衿等与民人一样，按田亩赋役照例当差，不免役。有旨准其所请，并命其他各省督抚确议具奏。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十九日戊寅（7月24日）

阿喇尼疏报：噶尔丹驻兵于克鲁伦河之阿尔滩额墨尔地方，恐其追蹶昆都伦博硕克图，沿乌尔罕河至喀尔喀河地方（距汛界仅一日路程）。康熙帝曰：“噶尔丹踰昆都伦波衣尔深入，事关紧要，理宜预备。”因命科尔沁兵速进，敖汉、土默特等部兵亦往会合；命苏努所统京城八旗兵尽快起程。

二十一日庚辰（7月26日）

帝命盛京将军绰克托等率兵三千与科尔沁部达尔汉亲王班第合兵，往御噶尔丹。

本日，尚书阿喇尼选派蒙古勇士二百余人于乌尔罕地方主动出击噶尔丹部，又命喀尔喀兵五百驱其所掠，“未及战，诸扎萨克及喀尔喀兵争取其子女牲畜，阵动不能止”。时噶尔丹采用“弓形阵”战术，于火器配合下“从山上绕出我左右”，大败清军。二十九日帝得报，以阿喇尼违命轻战，革去议政，降四级调用。^①

二十二日辛巳（7月27日）

对噶尔丹在沙俄怂恿唆使下挥师东下，清廷中一些勋贵重臣认为：“蛮夷荒服，治以不治，古惟有驱逐之而已，防守之而已，”“远劳师旅，未必遂能灭除也。”^②本日，康熙帝集大臣议于朝，以噶尔丹借端内犯，志不在小，不大惩之反为后害，且不可使喀尔喀无故地游牧，决定下诏亲征，命苏努所率之军随行。接着又命前所拨每佐领护军二名（苏努军主力）于七月初一日出发，从征诸王率每佐领骁骑一名于初四日起行，皇帝于初六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② 《康熙政要》卷二一。

日启程。

免河南开封等四府属二十四州县本年度旱灾额赋有差。

二十四日癸未（7月29日）

康熙帝得噶尔丹兵掠乌兰巴地区奏报，命发兵出征。调直隶等处火器营兵一千、宣化镇兵六百、蠡甲兵一千，初四日与诸王所率兵同行；增派京城八旗每佐领护军二名、火器营兵一千，随皇帝行；增发盛京兵二千、吉林乌喇兵二千，均赴科尔沁达尔汉亲王军前。命理藩院传谕内蒙古四十九旗各备兵分汛哨探。有关大军出征情况，檄阿喇尼、额赫纳、阿南达等军知之。命直抚于成龙整理驿站。命绿旗候选军官、武进士、举人及革职官员有愿效力者，可与火器营兵同行。

二十五日甲申（7月30日）

康熙帝遣使以敕谕噶尔丹：前派尚书阿喇尼、侍卫阿南达等传谕，令尔罢兵息战。今闻尔复兴兵伐喀尔喀，又闯入汛界，掠乌朱穆素人畜，是背前言而毁旧好也。今遣员谕尔，其速给还所掠，归我使人，“尔其明白回奏”。

二十七日丙戌（8月1日）

帝命广东督抚察明高州、琼州等府历年拖欠情形。“如系官役侵渔及豪强顽梗，抗不输纳，自应严追。倘因丁缺地荒，不能输纳，仍行征比，照例考成，则小民既困追呼，有司复罹参罚，徒滋扰累，终无裨益。”

二十九日戊子（8月3日）

命康亲王杰书、恪慎郡王岳希率部于初二日起行，出张家口，屯归化城，凡厄鲁特在归化之贸易人马，可尽收之。命直隶

巡抚率兵一千驻遵化，西安将军尼雅翰等率兵三千屯宁夏，宁夏之绿旗兵亦作准备。

时噶尔丹归还清廷使者商南多尔济，故遣官谕噶尔丹：“尚书阿喇尼等不请旨而即击汝，非本朝意也。阿喇尼防守地方，汝闯入汛界肆行劫掠，职寄所关，不得不战。皇上恐诸扎萨克击汝，前已遣使谕止之。”

三十日己丑（8月4日）

噶尔丹兵入汛界，帝调察哈尔部兵防护马场。

帝命阿喇尼部与额赫纳、阿南达两部合兵一处，“毋以前战未捷遽怀退怯，其收集兵马，严行警哨。如各扎萨克之兵不足恃，皆令内移。喀尔喀有横行者，禁缉之”。

本日，命兵部于古北口经西巴尔台至阿喇尼处皆设驿站。命于成龙整理近京驿站。

七月初一日庚寅（8月5日）

科尔沁亲王沙津疏报：探得噶尔丹兵驻察克墩。帝命大军陆续进发，姑勿与战，俟各路兵至齐发。

初二日辛卯（8月6日）

康熙帝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副之，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副之，出喜峰口。内大臣舅舅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努、喇克达、彭春、阿席坦、诺迈，护军统领苗齐纳、杨岱，前锋统领班达尔沙、迈图等俱参赞军务。佟国维、索额图、明珠先留京，俟大将军至阴山，驰往会之。

因大军将出发，帝命都统以下察核军需器械，并申严号令军纪。

从福全之请，令大同镇兵二千名驻杀虎口。

初六日乙未（8月10日）

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出师。帝命阿密达率部与阿喇尼、阿南达等军会合，于克勒等候福全大军。

因大军陆续出边，帝命阿坝垓、阿坝哈纳、苏尼特、葛齐特等部兵不必赴阿喇尼军前，各驻扎于险要之处，严防喀尔喀之众妄行。

十三日壬寅（8月17日）

噶尔丹遣达尔汉格隆来京，言“喀尔喀吾仇也，因追彼闯入汛界，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康熙帝赏来使，并令其带敕归。敕中责噶尔丹“肆行杀戮，拆人妻子，离人骨肉，闯入汛界，掠及四佐领之人”。“闻策妄阿喇布坦以汝罪告之达赖喇嘛，将兴兵伐汝。”“朕遣和硕裕亲王及皇子、大臣，量发满兵而往，非讨汝也，欲定议耳。”“为汝计，其听达赖喇嘛言，罢兵息战，各享安乐，既合众心，亦易毕事。如仍以前事为辞，妄行劫掠，则堕败名教，自汝始矣！”

阿喇尼疏报，驻兵于西喇西巴尔台，与噶尔丹部相距仅一日路程。所部连同阿南达、阿密达等部只三千余人，势力单薄。帝即令其速后撤至大军去路以待。

命恭亲王常宁两日后起程。

十四日癸卯（8月18日）

康熙帝启程，开始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十六日出古北口。

十八日丁未（8月22日）

康熙帝进驻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身体违和”。

内大臣阿密达疏报：本月十五日济隆胡土克图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之属下人来，传噶尔丹言曰：闻诸路清军云集，又闻有内大臣且至，土谢图汗之子噶尔且台吉亦在军中。“夫执鼠之尾，尚噬其手，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又闻其从者曰，十五日噶尔丹引兵内进，屯于西巴尔台。

十九日戊申（8月23日）

命恭亲王常宁部往会福全军。

命康亲王杰书军留驻归化，调宣府、大同兵三千往杰书军前。

二十日己酉（8月24日）

阿密达疏报，清军进驻木西峡，噶尔丹派人来云，我虽入汛界，索我仇而已，弗秋毫犯也，今乃闻侍卫阿南达率兵至葫芦谷尔河与两尚书会合。阿南达奉命使于我者数矣，讲信修好，宜遣之来议。

二十三日壬子（8月27日）

康熙帝病仍未愈，身发热，从诸臣之请，即日回京，日行二、三十里。时福全大军距康熙帝驻所三百里，二十四日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来迎，帝见胤礽并无忧戚之意，“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心甚不快，令彼即先回京。

二十五日甲寅（8月29日）

先是，帝谕福全等：噶尔丹处应羁縻^①之，留赠牛羊，挫其

① 羁縻，比喻笼络、绥制之意。